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吕同六 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副主编

阿 霞

〔俄国〕屠格涅夫 著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责编/吴晓玲·封面/张振纲·版式/姚淑华

主 编 吕同六

副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阿 霞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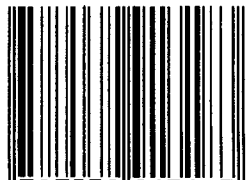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插页 261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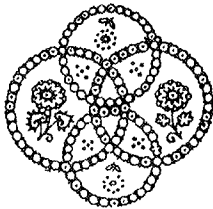
印数 1——10300

ISBN7—5329—1318—X/I · 1158 定价:11.80元

ISBN 7-5329-1318-X



9 787532 913183 >



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殷切地发出呼吁：“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翻译世界名作。”

外国文学名作，是人类文化的阶梯，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学作品，能够帮助认识人类世界，促进互相理解，也能够为建设和繁荣本国的文学事业提供借鉴和启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一代又一代文学家从外国优秀

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

在文学作品中,中篇小说是很独特的一个文学品种,它既具有长篇小说的优势,又包容短篇小说的特点,而又自成一体。因此,中篇小说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颇为繁荣发达。

从浩如烟海的外国中篇小说中,选取那些艺术上确有特色,已有定评的佳作,提供这些名著的优秀译文,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博采众长,广为借鉴,以丰富文化生活,提高文学素养,有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便是我们编选这套“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的宗旨。

这套丛书选收十多个国家,四十余位著名古典和近代作家的五十篇上乘之作,上起文艺复兴,下迄二十世纪初叶,凡十卷,总计二百五十余万字。这些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的中篇名著,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这套丛书因而具有艺术鉴赏价值、文学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为了便于阅读和了解,除所选作品都出自国内优秀译家之手,编者还撰写了作者介绍和有关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扼要分析。

承蒙译者诸君的鼎力支持,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热忱合作,本书得以编辑出版,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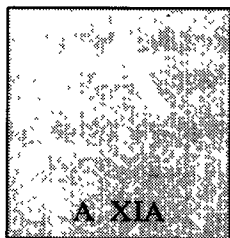
编 者

1995年8月

目录



阿 霞	[俄国]/屠格涅夫 磊 然译(1)
青梅竹马	[日本]/樋口一叶 萧 萧译(53)
五十岁的男子	[德国]/歌德 王克澄译(104)
高原的寡妇	[英国]/司各特 文美惠译(163)
费拉居斯	[法国]/巴尔扎克 郑克鲁译(233)



阿 霞

[俄国]屠格涅夫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著名作家。

他出生在贵族家庭,在地主庄园度过童年,很早便对农奴制、对大自然,有着真切的了解。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后深造于柏林大学,并周游欧洲列国。他一度受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影响,把批判农奴制的热忱倾注进了文学创作。

《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长篇小

说，是屠格涅夫文学创作的结晶。作家以罕见的敏锐，捕捉和表现尖锐的社会问题，塑造出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探索者的系列形象，赋予他们以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声光色相。

《阿霞》(1858)是屠格涅夫优秀的中篇小说之一。作为贵族和女仆的私生女，少女阿霞有着特殊的身世，特殊的性格，这在她的生活和爱情上打下了命定的痛苦的烙印。作者以婉转淡雅的文字，无比纤细的心理刻画，使阿霞的形象卓犖而立。而屠格涅夫的一杆羽笔，更皴染出大自然的一幅幅诗意盎然、姿色富丽的画面，令人神往。



那时我大约二十五岁，——H. H. 开始说，——你们看，这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刚摆脱了一切羁绊，就到国外去了，这并不是照当时的说法，为了去“完成我的教育”，我只是想去看看广大的世界。我健康、年轻、快乐，钱我有的是，操心的事还没有——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样样事情顺心如意。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人不是植物，不能长久茂盛。青年时代吃着金黄色的蜜糖饼干，还以为这就是粗茶淡饭；可是想不到有一天连一片面包都要去乞讨啊。然而讲这些是没有用的。

我的旅行没有任何目的地，没有计划。凡是我喜欢的地方，我就停留下来；只要我感到希望看见新的人脸——就是人脸——我立刻又动身再往前去。使我感兴趣的只是人，我讨厌奇异的古迹和著名的古物珍藏。一看到向导就使我心烦和恼怒。参

观德累斯顿的“绿色拱门”^①时几乎使我发疯。大自然特别使我赏心悦目，但是我不喜欢所谓自然界的美景，不喜欢奇峰异岭、峭壁和瀑布。我不喜欢它们老出现在我眼前，妨碍我。然而人脸，活人的脸，——人的言谈，他们的举动，笑声，——这才是我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人群中我总感到特别轻松愉快；别人去的地方，我去；别人大声叫嚷的时候，我叫嚷，这都使我快活，同时我爱看别人怎样叫嚷。观察人使我得到乐趣……我甚至不是观察他们——我是怀着一种喜悦和不会满足的好奇研究他们。可是我的话又离题了。

就这样，大约二十年前我居住在莱茵河左岸一个德国小城3城^②。我在寻求孤独；我的心灵最近受到一个年轻寡妇的伤害。我和她是在温泉认识的。她长得十分俊俏，人又聪明，见了谁就跟谁——也跟我这个有罪的人——卖弄风情，开始她甚至挑逗我，可是后来却狠心地伤害了我的感情，为了一个面颊红润的巴伐利亚中尉把我抛弃。老实说，我心头的创伤并不太深，但是我认为理应有一段时间沉浸在悲痛和孤独里——年轻人有什么排遣愁肠的办法想不出来！于是我就在3城住下了。

我喜欢这个小城，因为它坐落在两座高耸的小山的山麓，我喜欢它的断垣残壁、倾颓的塔楼、百年的椴树、流入莱茵河的清澈小河上架的陡峭的小桥，而主要是喜欢它的美酒。傍晚，太阳刚下山（这是在六月），立刻就有面目姣好的金发德国少女在城里的小街上散步，遇到外国人，就用悦耳的低声说着：“Guten

① 德国德累斯顿一座国王的城堡，收藏黄金和珠宝制品以及各种宝石。参观这个城堡手续复杂，必须等待集合了整批的参观者，还要等“讲解人”（也是“监视人”）到来，旅游者方可入内。

② 指济津格城。

Abend!”^①，甚至到月亮从古老屋宇的尖屋顶后面升起的时候，——在凝然不动的月光下，清晰地显现出石子路上的碎石，——有些少女还没有离去。那时我爱在城里漫步，月亮似乎从晴空中凝视着它，城市也感到这种凝视，敏感而宁静地站着，整个沐浴在月光里，这静谧而又微微激动着灵魂的月光里。一座高耸的哥特式钟楼上的风向标闪着黯淡的金光。光泽黝黑的河水也是金光闪闪；石板屋顶下的窄窗里点燃着光线微弱的细蜡烛（德国人是节俭的！）；葡萄藤从石头围墙后面神秘地探出它的卷须；三角形广场上一口古井附近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跑过；突然传来守夜人的懒洋洋的口哨声，一只温顺的狗发出低低地吠声，可是微风拂面是那样的亲切，椴树散发出那样的芬芳，使胸膛不由得愈来愈深地呼吸着，“格蕾辛”^②一词，——又像感叹，又像疑问，——不禁就脱口而出。

3 城离莱茵河大约两俄里。我常常去看这条雄伟的河流，久久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栲树下的石凳上，心里多少有些紧张地想起那个狡猾的寡妇。从栲树的枝叶丛中，一座小小的圣母像忧伤地向外瞻望。圣母有着几乎像孩子的面容，胸口有一颗被剑刺穿的红心。河对岸是小城 Л^③，比我住的那个城略大一些。有一天黄昏，我坐在我喜爱的石凳上，时而俯视河水，时而仰望天空，时而看看葡萄园。有一条小船被拖到岸上，涂着树脂的船身反扣着，我面前有几个浅发的男孩在船身上攀爬。几条微微鼓起风帆的小船静静地行驶，碧波在船旁滑过，微微向上涌起，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忽然耳边飘来音乐的声音：我凝神听了一下。在 Л 城里演奏着华尔兹舞曲；低音提琴忽断忽续，小提琴酣畅的琴声

① 德语：晚上好。

② 格蕾辛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又指美丽的德国少女。

③ 指林茨城。

不很清晰，长笛声悠扬活泼。

“这是什么？”我问一位朝我走近的老人，他穿着棉绒坎肩、蓝色长袜和带扣绊的皮鞋。

“这是，”他先把烟嘴从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B城^①来的大学生在举行庆祝会^②。”

“我倒要去观光一下这个庆祝会，”我心里想，“恰好我没有到过 Л。”我找到一个摆渡的船夫，就到对岸去了。

二

也许，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大学生的庆祝会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殊的盛大宴会，参加的是属于同一个地方或是同乡会里（Landmannschaft）的大学生。参加庆祝会的人几乎人人都穿着很久以前传下来的德国大学生的服装：轻骑兵的短外衣、大皮靴和镶着某种颜色帽箍的小帽。这种大学生的宴会通常都由高年級的级长主持，通宵达旦地举行，他们喝酒，唱歌，唱 Landesvater^③ 和 Gaudeamus^④，抽烟，骂庸夫俗子，他们有时还雇乐队。

在 Л 城一所挂着“太阳”招牌的小旅馆前的花园里，举行的正是这样的庆祝会。花园临街，在旅馆和花园上空都飘扬着旗子。大学生们坐在修剪整齐的椴树下的桌旁，一张桌子下面趴着一条巨大的虎头狗。旁边一个常青藤盘绕的凉亭里，乐师们在卖

① 指波恩。

② 指在德国大学里逐渐产生的大学生庆祝会，以代替中世纪大学生和工厂工人的斗殴和其他狂暴的娱乐。大学生庆祝会常常举行出城郊游。

③ 德语：大地的父亲。

④ 德语：我们要行乐。

力地演奏，不时喝点啤酒来提提精神。花园矮围墙外面的街上聚集了好多人：JL城善良的公民们不愿错过看看外地来客的机会。我也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瞧着大学生们的脸我很快活；他们的拥抱、欢呼、年轻人种种天真的撒娇姿态、热烈的目光、无缘无故的笑声——世界上最美好的笑声——这一切朝气蓬勃的青春生活的欢乐的沸腾，这种一直向前的冲劲，——不管它冲往哪里，只要是前进，——这种温厚的热情奔放感动了我，鼓起了我的兴致。“我要不要去参加？”我问自己……

“阿霞，你看够了吗？”忽然在我背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着俄语。

“再等一会儿。”一个女人的声音也用俄语回答说。

我连忙转过身去……我的视线落在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身上，他戴着制帽，身穿宽大的短上衣，他挽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少女，她的草帽遮住了她的脸的整个上半部。

“你们是俄国人？”我不禁脱口而出。

年轻人笑了笑，说：

“不错，是俄国人。”

“我再也没有料到……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我开始说。

“我们也没有料到，”他打断我的话，“有什么关系呢？这反而更好。请容许我介绍自己：我叫迦庚，这是我的……”他迟疑了一下，“我的妹妹。我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吗？”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我们就交谈起来。我知道了，迦庚和我一样，是为了寻求乐趣出来旅行的，一星期前来到 JL 城，就在这里住下了。说老实话，我不愿意在国外结识俄国人。甚至隔得很远，从他们走路的样子，衣服的式样，而主要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我就可以认出他们。一副扬扬得意、瞧不起人的、常常是颐指气使的神气，突然之间会变成谨慎和畏葸……他们突然警惕起来，眼睛不安地转动……“我的老天！我是不是说了错话，人家是

不是在笑话我”，——这匆促的目光似乎在说。过了片刻，又恢复了那副不可一世的面孔，间或出现呆钝的傻相。是的，我避开俄国人，但是迦庚马上就让我喜欢。世上是有这样令人喜欢的脸：人人都喜欢看它，仿佛它在给你温暖或爱抚似的。迦庚的脸正是这样，可爱，亲切，一双目光柔和的大眼睛和一头柔软的鬈发。他说话时你即使不看他的脸，单听他的声调也能感到他是在微笑。

他称作妹妹的那个少女，我第一眼看去觉得她非常秀丽。她的浅褐色的圆脸，细小秀气的鼻子，几乎像孩子般的两颊和一双明亮的黑眼睛，在这张脸上有着她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她的体态优美，不过好像还没有发育完全。她跟她哥哥一点也不像。

“您愿意到我们家来吗？”迦庚对我说，“我们看德国人似乎看够了。要是我们的人，准会打碎玻璃，拆毁椅子，可是这些人实在太规矩了。阿霞，你想怎么样，我们回家去吧。”

少女同意地点点头。

“我们住在城外，”迦庚继续说，“在葡萄园那儿一所单幢小屋里，地势很高。我们那里挺不错，您来看看吧。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做酸牛奶。现在天快黑了，您最好在月光下渡莱茵河。”

我们去了。穿过矮矮的城门（一道圆石砌的古老的城墙环抱着小城，连城墙上的望楼都没有全部坍塌），来到田野里，再沿石头围墙走上一百来步，在一扇狭窄的小门前停下。迦庚开了门，领我们顺着陡峭的小径上山。两旁的梯形斜坡上种满了葡萄。太阳刚落山，一抹淡淡的红光还照在绿色的藤蔓上、高高的木桩上和铺满大小石板的干燥的土地上，也照着 we 攀登的山顶上那幢小屋的粉墙。那幢小屋有着倾斜的黑色横梁和四扇明亮的小窗。

“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刚要走近小屋，迦庚大声说，“看，房东太太拿着酸牛奶来了。Guten Abend, Madame! ① 我们

① 德语：夫人，晚安。

马上就吃饭；不过，”他添了一句，“您是不是先看看……这里的景色？”

景色真是美妙。莱茵河躺在我们面前碧绿的两岸之间，宛如一条银白色的缎带；有一处，河水在紫红色的晚霞下闪着金光。座落在岸边的小城里的房屋和街道尽收眼底。山丘和田野广阔地展现着。下面的景色固然好，但是天上的更美，使我特别赞叹的是天空的洁净和深邃，空气清澈透明。清新轻盈的空气静静地荡漾波动，仿佛它在高处更为无拘无束。

“你们选的住处真好。”我说。

“这是阿霞找到的，”迦庚回答说，“来吧，阿霞，”他接着说，“去关照一下。把东西都拿到这儿来。我们要在露天进晚餐。在这儿音乐可以听得更清楚。您有没有发现，”他又朝着我说，“在近处听华尔兹舞曲根本不行——俗不可耐，可是在远处听就妙极了！它能撩拨你全部浪漫主义的心弦。”

阿霞（她原来的名字是安娜，可是迦庚叫她阿霞，请允许我也这样叫她吧）到宅子里去了，很快跟房东太太一同回来。她们俩抬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放着一个牛奶壶、碟子、汤勺、白糖、果子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开始吃晚饭。阿霞脱掉帽子，她的剪短的、照男孩子那样梳着的黑发披到头颈上和耳朵上，头发有着很大的波纹。起初她对我很腼腆，但是迦庚对她说：

“阿霞，别那么怕羞！他又不咬人。”

她笑了笑，不多一会儿她就主动跟我谈起来。我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一刻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一会儿站起来，跑到宅子里去，一会儿又跑来，小声唱着歌，不时发出笑声，而且笑得非常古怪：似乎她不是笑她听到的话，而是笑她头脑里想到的各种各样的念头。她的大眼睛发亮地、大胆地直望着人，但有时她的眼睑微微眯缝起来，这时她的目光就突然变得深沉而温柔了。

我们随便聊了大约两小时。白天早已消逝，黄昏——起初是满天火红，继而是晴朗鲜红，然后变为暗淡朦胧，——悄悄地消失，转入夜晚，我们的谈话像周围的空气那样平静温和地继续下去。迦庚叫人拿来一瓶莱茵酒，我们慢慢地把它喝完。音乐依然飘送过来，它的声音似乎更柔和悦耳了。城里和河上都燃起灯火。阿霞猛然低下了头，鬓发就落到她的眼睛上。她沉默起来，叹息了一声，后来对我们说，她困了，就回到宅子里去。可是我看见她并没有点起蜡烛，在没有打开的窗前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月亮升起，照在莱茵河上；一切都在变幻，忽明忽暗，连我们的刻花玻璃杯里的酒也闪耀着神秘的光辉。风住了，好像收拢翅膀停止了。土地散发出夜间阵阵芬芳的暖气。

“该走了！”我高声说，“再不走，恐怕要找不到摆渡的船夫了。”

“是该走了。”迦庚也跟着说。

我们顺着小径往下走。突然我们身后有石子滚落下来：是阿霞赶上来了。

“你没有睡？”她哥哥问，可是她一言不答，跑了过去。

大学生们在旅馆的花园里点燃了油盏，最后几盏快要熄灭的灯光从山下照在树叶上，使树叶带有节日的、奇幻的样子。我们在岸边找到阿霞，她在跟摆渡的船夫说话。我跳上小船，同我的新朋友告别。迦庚答应明天来看我。我握了他的手，又把手向阿霞伸过去，但她只是望了望我，摇摇头。小船离了岸，顺着湍急的河水漂去。摆渡的船夫是一个健壮的老人，他把桨浸入暗色的河水里，用力地划着。

“您走进月光里，您把它打碎了。”阿霞向我喊起来。

我低下眼睛，黑黢黢的波浪在小船周围轻轻地晃荡。

“再见！”又传来她的声音。

“明天见！”迦庚跟着她说。

小船靠岸了。我下了船回头一看，对岸已经不见人影。月光又宛如一道金桥架在整个河面。好像是作为告别，飘来熟悉的兰纳^①的华尔兹舞曲。迦庚说得对：我感到我全部的心弦都随着它那迷人的曲调颤抖起来。我穿过黑魑魑的田野走回家去，一边缓缓地吸着芬芳的空气。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浑身懒洋洋的，只感到由一种没有对象、没有止境的希望勾起的甜美的惆怅。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但我为什么是幸福的呢？我什么都不希冀，我什么都不想……我是幸福的。

我满心充溢着愉快轻松的感情，我几乎要笑出声来。我一头倒在床上，已经闭上眼睛，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晚上我一次也没有想起我那狠心的美人儿……“我是什么意思？”我问我自己。“难道我不是迷恋着她吗？”但是，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就像睡在摇篮里的孩子那样，似乎马上就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晨（我已经醒了，但还没有起床）我听到窗下有手杖的敲击声，一个声音（我立刻听出是迦庚的声音）唱道：

你在睡觉吗？我要用吉他
把你唤醒……^②

我连忙给他开门。

“您好，”迦庚一边走进来，一边说，“一清早就来把您惊吵，

① 约瑟夫·弗朗士·兰纳（1801—1843），奥地利作曲家，他作的圆舞曲颇为流行。

② 摘自普希金的诗《我在这儿，伊涅济里亚》，由格林卡谱为抒情歌曲。

可是您看看，多么好的早晨。空气清新，露水晶莹，云雀在歌唱……”

他那光亮的髻发、袒露的头颈、玫瑰色的双颊，他本人就像早晨一样新鲜。

我穿好衣服；我们走到小公园里，在长凳上坐下，要了咖啡，就随便聊起来。迦庚把他未来的计划告诉了我：他拥有相当大的财产，不要依赖任何人，他想致力于绘画，只是后悔没有及早拿定主意，白白浪费许多大好时光。我也谈到我的打算，顺便把我失恋的秘密也信赖地告诉了他。他宽容地听我讲，但是我看得出，我的激情在他心里并没有唤起强烈的同情。迦庚出于礼貌跟着叹息了两三声，后来建议我到他那里去看看他的画稿。我立刻同意了。

我们没有遇到阿霞。房东太太说，她到“遗址”去了。这是离J城大约两里处一座封建城堡的残迹。迦庚让我看了他的全部画稿。他的画颇有生活气息，真实，有一种挥洒自如和豪放的气势，然而却没有一张是完成的；而且我认为画得草率，不准确。我坦率地向他说出了我的看法。

“对，对，”他叹了口气说，“您说得对，这些画都很不好，不成熟，毫无办法！我没有认真学习，而且又是这种该死的斯拉夫人的懒散占了上风。当你梦想要工作的时候，你就像兀鹰似地翱翔，你似乎可以移动大地——可是等你动手去做，你马上就变得软弱无力了，疲倦了。”

我开始鼓励他，但是他摆了摆手，抱起画稿，往长沙发上一扔。

“如果我有足够的恒心，我也会有点成就，”他含糊地说，“恒心不足，只好做一个不学无术的贵族傻少爷。我们还是去找阿霞吧。”

我们就去了。

四

去“遗址”的路顺着—个树木茂密的峡谷的斜坡盘绕而上；谷底有一条小溪喧闹地跃过群石奔流着，似乎匆匆地要和大河汇合；在陡峭的山脊的暗色边缘背后，那条大河静静地闪着波光。迦庚叫我注意那边几处被阳光照耀的地方。从他的言谈之中可以听见，他即使不是画家，至少也是一个艺术家。不久“遗址”就呈现在眼前了。在一个秃岩顶上耸立着一座四方形的塔，整个塔身作黑色，还很坚固，不过好像被一道纵的裂缝从中劈开。长满青苔的墙和塔毗连；有的地方爬满常春藤；弯曲的小树从灰色炮眼上的坍塌的拱门上倒挂下来。有一条石子铺的小路通向保存完好的大门。我们快要走近大门，突然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在我们前面掠过，很快地跑过一堆残砖废石，跑到墙头一个突出的部分，正好在悬崖上面。

“那不是阿霞吗？”迦庚叫起来，“真是个疯子！”

我们走进大门，到了一个—半长满野生苹果树和荨麻的小院里。阶坡上坐着的果然是阿霞。她朝我们转过脸来笑着，但是身子却没有移动。迦庚伸出一个指头来威胁她，我大声责备她太不小心。

“得啦，”迦庚小声对我说，“别去惹她；您不了解她，她大概还要爬到塔上去呢。您还不如来欣赏欣赏本地人是多么会动脑筋吧。”

我回头—看。在院子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小的木头售货棚，—个老妇人在织袜子，—面透过眼镜斜睨着我们。她向游客出售啤酒、蜜糖饼干和碳酸矿泉水。我们在长凳上坐下，喝着用沉重的锡制大杯子盛的相当凉爽的啤酒。阿霞仍旧—动不动地坐着，盘着腿，用薄纱巾包着头。她那端庄的面容映在晴朗的天空里，清